

再论新质生产力:认识误区、形成条件与实现路径

周文 许凌云

摘要:自新质生产力提出以来,相关研究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当前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认识还不够充分,人们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解存在误区。例如,将传统产业排除在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基础之外;否认政府推动科技创新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混淆生产力进步与新质生产力形成边界。在澄清上述误区的基础上,从制度保障、技术支撑、市场条件、产业基础四个方面明确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条件。形成新质生产力,应从如下方面着手: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制度保障;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激发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动能;建设成熟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夯实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市场基础;构建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根基。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新型举国体制;全国统一大市场;现代化产业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4)03-0026-12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概念,强调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1]。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实现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一目标,需要澄清当前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认识误区,并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条件,进一步明确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路径。

一、新质生产力的认识误区辨析

自新质生产力提出以来,相关研究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当前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认识还不够充分,人们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解存在误区。例如,将传统产业排除在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基础之外;否认政府推动科技创新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混淆生产力进步与新质生产力形成边界。因此,需要进一步对误区进行剖析,以期厘清争议,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

(一)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产业无关联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载体是产业,其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基底,传统产业关系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先进性、完整性和安全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有基础性作用,且其自身经过转型升级之后,也能够孕育新产业,

自新质生产力提出以来,相关研究就成为学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与重点任务研究”(23ZDA030)。

作者简介:周文,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许凌云,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形成新质生产力。然而,部分学者只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视为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基础和载体,强调新质生产力由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所催生,否认传统产业对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这一观点忽视了传统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违背了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需要说明的是,强调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只是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视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并不意味着二者构成新质生产力的全部产业基础。传统产业的重要地位与发展特点决定了其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基础。

其一,从整个产业体系来看,传统产业关系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先进性、完整性和安全性。一方面,我国传统产业体量大,在制造业中占比超过80%,是我国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健康发展关乎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局。另一方面,在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脱钩断链”的背景下,将传统产业视为低端产业简单退出,必然会带来产业空心化的风险,影响我国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不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其二,从不同产业之间关系来看,传统产业是形成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基础和前提。李斯特曾在分析生产力的联合时指出:“无论哪一种工业,都只有依靠了其他一切工业生产力的联合,才能获得发展。例如,要使一个机器制造厂能够顺利进行工作,必要的条件是要使它向矿山和金属冶炼厂买到必要的原料,各种各样需用机器的工厂要愿意向它购买产品。”^{[2]150} 传统产业之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意义亦如此,三者之间并不是单纯的从属或替代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传统产业的支撑,如半导体行业离不开传统的电镀,智能化的工业机器人也需要传统焊接制造工

艺支撑。可见,传统产业构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基石。未来应持续在传统产业深耕细作,有效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实现生产力的联合,催生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强大动能。

其三,从产业转型升级来看,传统产业能够通过和新技术的结合实现优化和升级,并完成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转化,厚植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基础。一方面,通过引入新科技手段和设备对传统产业进行高科技化改造,能够对传统产业的生产流程、管理方式进行优化和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3]。例如,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改造生产流程,能够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和信息化,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另一方面,新技术融入传统产业能够推动其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转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会“横空出世”,而是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以汽车工业这一传统制造业为例,将传统汽车换上动力电池,传统汽车业就升级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由此可见,传统产业不等于低端产业,只要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路径,同样能够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二)新质生产力与政府作用无关联

关于政府和创新中的作用,学术界有不同理解,也存在着认识误区,即认为创新只能来自市场,政府不仅不能促进创新发展,反而会阻碍创新的推进。这一观点忽视了市场在推动创新方面的不足和政府的积极作用,不利于构建与高水平自立自强相适应的科技创新体系。唯有将政府和市场作用有机结合,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激发创新创造的活力,助力我国迈进创新型国家前列,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

事实上,单纯依靠市场力量难以最大限度地释放全社会创新潜力,需要政府引导、保障乃至直接参与创新活动。其一,基于市场失灵理论,市场机制无法通过自身解决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创新面临的所有难题。由于民营企业研发

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具有溢出效应、专属性、发展滞后性等局限^{[4]106-113},加之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研发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的技术研发具有投入巨大、成功率低、风险系数高、研发周期长等特点,多数企业会选择规避此类创新活动,以致对这一领域的创新资源投入难以达到预期规模。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推动此类基础性、关键性技术的研发攻关,同时纠正市场失灵,通过出台政策保护企业知识产权,以财政补助、税收减免等手段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成本和风险,促进企业投身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领域,激发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市场活力。其二,基于美国学者亨利·埃茨科维兹提出的三螺旋理论,政府与大学、企业一样是创新过程中的独立主体,三者互相作用、相互促进,形成推动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螺旋上升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政府不仅通过优化创新制度环境、提供公共服务等方式推动大学的基础性研究和企业的应用型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而且以直接投资的方式支持科技创新,以独立创新主体的身份参与科技创新的全过程。可以说,科技创新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与支持,新质生产力的形成离不开有为政府。

我国科技发展的成就和西方发达国家科技崛起的历史表明,政府是推动科技创新以及先进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着眼于我国科技发展的实践过程,政府实施重大科技发展战略是我国科技创新和生产发展的重要推手。面对世界高技术蓬勃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挑战,国家有关部门从1984年起多次组织专家学者研究发达国家高技术发展战略,致力于加快我国高技术领域的研究进展,于1986年11月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这一计划聚焦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新材料等七个对我国未来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高技术领域,促成我国高技术研究领域由点到面、由跟随到创新发展的转变,推动形成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带动了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5],为我国生产力的跃迁提供了强大动力。着眼于西方发达国家科技崛起的历史,政府干预仍然是实现关键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以美国和德国为例,克林顿政府曾制定“信息高速公路计划”,通过成立总统科学技术委员会、削减国防开支、加大联邦政府对研究开发的投入等一系列措施,为美国奠定了信息技术革命时代的支配地位^{[6]25-26};德国政府通过制定《德国高技术战略(2006—2009年)》《德国高技术战略2020》《未来研究与创新战略》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不断提升产业标准化、现代化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使德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历史发展表明,政府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主体,政府干预对一国科技创新与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混淆生产力进步与新质生产力形成边界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科技事业发生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全球创新指数(GII)排名由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3年的第11位,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7],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部分学者将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的成就视为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标志。这一观点混淆了生产力进步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边界,忽视了形成新质生产力与生产力发展的渐进性和继承性特点,不符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真实意蕴。强调“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恰恰意味着新质生产力形成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

近年来,我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科技实力正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8],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9],特别是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仍然面临西方发达国家“卡脖子”的难题。可见,我国目前

的生产力水平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阶段,而非已经完成质变。已经取得的成就(生产力的量变)只能视为形成新质生产力(生产力的质变)的前提和基础。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10]。只有关键性颠覆性技术实现突破、发生质变,引发生产力核心因素的变革,才能形成新质生产力。不能将生产力的量变与质变相混淆,从而将生产力进步等同于新质生产力形成。

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渐进性、继承性的特点,决定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渐进性和继承性,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曾在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写道:“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做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11]408-409} 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渐进性与继承性特点,认为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要经历世代相传的长期过程,要在继承前一代人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事实上,我国现实中的生产力发展之路与马克思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一致的,其成就的取得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同中国人民接续奋斗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和巩固了我国的工业化基础,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后,基于先前建立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引入市场机制,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激发了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力,推动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步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通过创新驱动实现生产力的持续升级。总的来说,生产力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经过全体人民长期奋斗取得的,都是建立在“已经取得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基于此,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应当是一个在继承传统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瓶颈突破的过程,要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有充分认识。

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条件

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力的超越。作为新生事物,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特定的条件。实现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目标,必须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条件入手,创造条件推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一)新型举国体制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制度保障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将会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反之,则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12]591} 突破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必须调整生产关系,为先进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新的动力^[13]。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14]新质生

产力需要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新的体制与之匹配。由于新质生产力是在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突破下取得的,此类技术的研发涉及多种资源的协调、多条线路的协同和多个团队的合作,甚至需要举全国之力,因而我们不能从推动一般科技创新的角度去理解“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而是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优化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创新资源配置,以此保障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新型举国体制能够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优质生产要素资源。传统举国体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配生产要素资源,使我国初步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重大科技领域的跨越式突破,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传统举国体制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变化,暴露出投入与产出失衡、微观主体创新活力不足、地方政府过度竞争等问题^[15],不利于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新型举国体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源配置的创新形式,既不同于以往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配各类资源的传统举国体制,又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依靠放任自流的自由市场实现资源配置的体制^[16],而是能够凝聚政府和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强大力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一方面,新型举国体制赋予了政府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通过打破不同地区、部门之间的界限,突破政策供给的碎片化困境,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堵点卡点。不仅如此,这一体制还能够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立足大局,统筹规划,将先进优质生产要素资源有效整合到重大战略性基础领域,兼顾目标实现与经济效益,

有效降低资本配置成本,全面提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17],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可靠保障。

另一方面,在新型举国体制下,企业等微观主体得以参与科技顶层设计和重大决策,提升了其在科技项目形成、组织和资金配置等方面的参与度和话语权^[18],激发了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此外,在市场的激励下,大量的企业在新兴技术路线上试错,广泛开展竞争与合作,从而提升了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使产品的创新价值在市场中经受检验,推动各类资源向优势产品和产业集聚,加速了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进程,强化了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基础。总的来说,新型举国体制能够最大限度地整合科技创新资源,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体制保障。

(二)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突破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技术支撑

科技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马克思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强调“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9]211},将科学的发展视为“人的生产力的发展”^{[20]170}的一个方面,并认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21]698}，“科学力量的巨大发展”能够增大“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和由这种生产力构成的新的生产的物质基础”^{[19]267-268}。回顾近代以来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生产力的跃升离不开科学技术特别是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突破:蒸汽动力领域的技术突破催生了第一次科技革命,通过蒸汽机的应用带动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煤炭工业、交通运输业、机器制造业的飞跃发展,使蒸汽动力取代人力和畜力,生产动力发生巨大变革,人类进入蒸汽时代;电力领域的技术突破催生了第二次科技革命,使电力在生产、通信等诸多领域发挥了强大作用,通过机械化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大规模的生产变得经济可行,实现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人类进入电气时代;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

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催生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带动了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生产发展,使生产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可见,技术革命是产业革命和生产力飞跃的动力源泉^[22]。新质生产力是实现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突破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技术条件。

然而,科学技术需要应用于生产过程、渗透到生产力诸要素之中才能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马克思并没有将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精神生产力。这种精神生产力只有通过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相结合,进入生产过程,才能转化为物质生产力,即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需要与生产力三要素结合并进入生产过程才能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其一,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与劳动者的结合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不竭动力。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要素,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在生产中的应用都离不开劳动者的参与。劳动者需要不断掌握新的科学技术知识来提升自身素质才能不断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与劳动者的结合能够进一步丰富其生产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更高素质的劳动者。与此同时,高素质的劳动者也将进一步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实现二者更高层次的结合,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不竭动力。

其二,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与劳动资料的结合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标志。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即“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21][210]}。因此,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与劳动资料结合后形成的新的劳动资料就代表着新质生产力。这些

新的劳动资料包含一系列“高级、精密、尖端”设备,能够延长人的“自然的肢体”^{[21][209]},大幅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其三,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与劳动对象的结合能够拓展劳动对象的范围,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一方面,随着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突破,人们认识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得到拓展,使得越来越多的未知劳动对象转变为已知劳动对象进入生产过程,从而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科技的进步还使人们能够发现和利用某种劳动对象先前未被发现的属性,同样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变革。可见,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突破能够推动生产力内部要素的变革,催生新质生产力。

(三)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市场基础

分工与协作是生产方式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和存在形式^[23],分工细化的过程也是促成生产力发生质变的过程,这种分工的细化以有效市场规模的扩大为前提条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的出现会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认为分工起源于交换,分工的程度“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24][15]}。市场规模的扩大能够促进分工的细化,分工精细意味着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持续涌现,进而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革命的出现。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协调成本提升会制约分工的细化^[25]。也就是说,这种由市场规模扩大引致的分工细化与生产力的发展不是无止境的。一方面,随着分工不断细化,不同分工环节之间的摩擦也在增加,使得维持产业链正常运转的协调成本上升;另一方面,自然地理环境、风俗习惯以及产业政策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增加了不同区域、产业之间开展经济活动的沟通成本和协调难度,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分隔开的局部市场。总的市场规模看似很大,但单一市场的有效规模相对受限,分工专业化的水平也会由此受限^[26]。

因此,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市场条件不是单纯地强调市场规模的扩大,而是强调要形成成熟的国内统一大市场。

大规模的市场需求还能够刺激生产要素供给,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进程,从而催生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强大动力。庞大的市场规模能够产生巨大的市场需求,在市场供求机制的影响下,刺激市场主体加大对生产要素资源的持续供给,提升资源供给效率。在此基础上,完善的市场制度能够有效地将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资源迅速配置到科技创新领域,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生产发展。不仅如此,市场需求还是推动科技创新的直接动力。创新活动往往是出于市场的需要,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不断进行技术革新,提升劳动生产率,以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正如恩格斯所言:“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27]198} 在 market 需求的推动下,企业会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快科技研发及其产业化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四)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基础

产业是经济之本,是生产力变革的具体表现形式。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28]。新质生产力自提出以来一直处于产业发展的语境之下,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密不可分。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提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1],到在听取黑龙江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9],到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30],再到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4],始终贯穿着“科技—产业—生产力”的内在逻辑,突出产业对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作用,传递出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新质生产力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鲜明信号,将现代化产业体系视为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基础。

产业是生产力的载体。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只有进入生产过程,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马克思深刻认识到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重要性,指出“发明和发现在一些情况下是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但在许多情况下也不见得是这样,世界上一切专利局的大量档案废纸就是证明)”^{[31]603}。习近平总书记则进一步指出,“创新不是发表论文、申请到专利就大功告成了,创新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32]6}。“科技创新及其成果决不能仅仅落在经费上、填在表格里、发表在杂志上,而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推动力,转化为人民福祉”^{[32]97}。科技创新成果要想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必须依托产业这一重要载体。此外,从生产力发展的持续性出发,只有实现产业体系的持续升级,才能保持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健康发展。一方面,新产业的持续涌现能够补齐产业体系中的短板弱项;另一方面,现有产业的升级壮大能够延长产业体系中的长板长项。通过补短板、锻长板,实现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生产力的均衡发展,不断开辟出生产力发展的新赛道,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持续赋能。

三、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实现路径

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具体而言,要完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制度保障;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激发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动能;建设成熟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夯实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市场基础;构建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根基。

(一)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制度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强调,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强化党和国家对重大科技创新的领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3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是我国实现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突破的制度保障和制度优势,能够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结合起来,释放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强大力量。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迫切需要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找准正确方向,集中优势力量,重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难题,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成果加速转化提供有力保障。

其一,要加强党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明确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党对重大科技创新的领导能力和战略规划能力,识别技术“卡脖子”环节和薄弱短板领域,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科学问题,统筹安排和科学布局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研发与成果转化,系统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引导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另一方面,在事关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重大决策环节,要发挥党委的政治把关作用,综合考虑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利益,规范新质生产力的应用过程,防止对其不合理利用产生的不良后果,防范化解科技领域重大风险,确保新质生产力沿着正确的轨道形成和

发展。

其二,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汇聚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举国力量。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需要举全国之力,聚八方之智,汇聚全社会的创新资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型举国体制的实施才能真正实现“举国”^[34],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要依托党领导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将各类生产要素和创新主体有机组织起来形成合力,引导激励各类主体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并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联合攻关,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向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集中,发挥党的领导优势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关键保障。

(二)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激发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动能

科技创新是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仍然面临着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畅等突出问题,迫切需要聚焦关键领域、培养创新人才、搭建服务平台、优化资金支持,推动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其一,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将关乎国家安全和未来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样才能摆脱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不断提升我国发展的独立性、自主性、安全性。一方面,要立足长远、统筹谋划,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基本原则,聚焦芯片技术、高精度机床、纳米材料、工业软件、医疗器械等重大领域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研攻关,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另一方面,要加快建设“卡脖子”技术攻关的战略人才队伍,以人才赋能打赢关键核心技术

攻坚战。战略人才是支撑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力量,培育战略人才是我国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关键。要发挥高校对战略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作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优化高校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结构,造就一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同时进一步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将强大人才资源转化为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的人才动能。

其二,打造促成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支撑体系。加快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速度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在要求。一方面,要打造“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全链条平台,打通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信息沟通渠道,引导各创新主体间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的高度汇集与高效流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耦合,加快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创新成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速度。另一方面,要创新各类资金、基金投入科技成果转化的渠道和方式,优化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的使用,加强对处于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金扶持力度,支持行业领军企业、高校院所等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35],探索社会资金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稳定、持续的资金支持。

(三)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夯实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市场基础

自由流通、破除壁垒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前提^[36]。我国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蕴藏着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巨大潜能。自《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印发实施以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取得初步成效,相关部署对稳定发展预期、释放市场活力、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循环畅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应当看到,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仍需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妨碍商品要素资

源自由流通的现象仍然存在,由此引发的市场分割阻碍了分工的细化,限制了市场推动科技创新的整体效能。为此,要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市场分割,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夯实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市场基础。

其一,畅通信息渠道,降低协调成本,释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通过统一产权交易信息发布机制、优化行业公告公示等重要信息发布渠道、优化市场主体信息公示、推进同类型及同目的信息认证平台统一接口建设以及依法公开市场主体、投资项目、产量、产能信息等措施^[37],完善市场信息交互渠道,促进市场信息流动和高效使用,提升市场信息共享水平,从而尽可能地减少分工和交易环节的摩擦,降低市场中的协调成本,使市场规模优势得到充分释放。

其二,破除市场壁垒,扩大有效市场规模。一方面,要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健全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和社会信用制度,确保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各类生产要素创造财富,破除导致市场分割的制度性壁垒。与此同时,要多渠道并举建立现代流通网络,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流通渠道的持续升级,打破商品和要素跨区域流通的障碍,使商品和要素以更便捷、更快速的方式在更大空间和更广范围内进行流通和交换^[38],从而提升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打破因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导致的市场分割。坚持制度统一与基础设施建设双管齐下,实现有效市场规模显著提升,促进不同区域、产业之间分工的深化与广化,畅通生产要素资源的循环流通,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创造条件。

(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根基

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为完整的产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

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是,产业体系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的问题仍然存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仍然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全方位围追堵截和东南亚等国的低成本竞争等诸多挑战^[39]。为此,应当直面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难题和挑战,加快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根基。

其一,强化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一方面,要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支撑,巩固和保持产业体系现有优势,防止经济脱实向虚。要引导虚拟经济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以科技金融支持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减税降费的力度、围绕实体经济发展打造专项金融支持体系^[40],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推动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石。另一方面,要弥补产业短板,促进产业链的互补和协作,进一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着眼于政府层面,要强化政府引导,在系统梳理产业短板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明确强链补链的目标任务,搭建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引导企业聚焦产业薄弱环节加快攻坚。着眼于企业层面,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要加强合作、共享资源,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效率和协同能力,弥补发展短板,实现互利共赢。

其二,提升产业体系的先进性。一方面,要坚持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转型升级方向。要促进价值链更加高端化,通过提升技术水平、打造品牌优势等手段实现产业链的纵向延伸,推动处于产业链同一环节的企业进行合并或联盟以实现横向整合^[41],以此攀升到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要推动技术装备更加智能化,将智能控制和传感技术引入机器设备,使其能够准确感知和处理生产过程中的各种信息,并根据信息指令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打造智能生产系统。要确保生产过程更加绿色化,强化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加快低碳工业流程再造,支撑传统产业绿

色低碳转型发展。另一方面,要建立多元投融资支持体系,合理规划产业布局,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壮大。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引导,推动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产业引导资金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企业创业和技术研发^[42],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同时,要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时空布局,聚焦国家整体战略规划和地方产业规划,根据技术成熟度、市场发育度变化以及各地科教资源、产业基础的差异^[43],分阶段分梯次开展产业培育,因地制宜布局产业发展。

其三,巩固产业体系的安全性。一方面,要统筹产业发展和产业安全,以高水平科技创新确保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和安全高效,摆脱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另一方面,要统筹产业开放和产业安全。确保安全不是要“闭门造车”,而是要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嵌入世界产业链条,形成互融共生的产业形态,积累有利于安全发展的积极因素。与此同时,要在开放中吸纳全球科技创新成果,依托国际竞争机制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在合作竞争中实现技术进步和升级。 **Reform**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3-09-10(001).
- [2]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3] 李政,廖晓东.新质生产力理论的生成逻辑、原创价值与实践路径[J].江海学刊,2023(6): 91-98.
- [4] 乔纳森·格鲁伯,西蒙·约翰逊.美国创新简史:科技如何助推经济增长[M].穆凤良,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
- [5] “863”,中国高技术奋起发展的标志[N].光明

- 日报,2021-03-29(005).
- [6]周文.赶超:产业政策与强国之路[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
- [7]政府工作报告——2023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N].人民日报,2023-03-15(001).
- [8]习近平.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J].求是,2022(9):4-15.
- [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2-10-25)[2023-10-06].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 [10]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改革,2023(10):1-13.
-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周文,刘少阳.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要义:理论创新与世界意义[J].经济纵横,2021(7):1-9.
- [1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001).
- [15]张晓兰,金永花,黄伟熔.发达国家举国工程与我国举国体制的比较及启示[J].宏观经济管理,2022(11):83-90.
- [16]周文,李吉良.新型举国体制与中国式现代化[J].经济问题探索,2023(6):1-10.
- [17]王向军.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优势与时代意义[J].人民论坛,2021(27):65-67.
- [18]李嘉良,胡碧耘.新型举国体制:内涵、特点与意义[J].岳麓公共治理,2023(2):38-50.
-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2]盛朝迅.“十四五”时期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思路与策略[J].改革,2020(2):5-19.
- [23]周绍东,胡华杰.新质生产力推动创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J/OL].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31012.001>.
- [24]亚当·斯密.国富论[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25]寇宗来,赵文天.分工视角下的数字化转型[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50-59.
- [26]寇宗来,赵文天.分工视角下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J].云南社会科学,2022(5):151-159.
-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28]张林,蒲清平.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137-148.
- [29]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 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23-09-09(001).
- [30]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3-12-13(001).
-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33]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强调 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工作[N].人民日报,2022-09-07(001).

- [34]周文,白佳.论新发展格局与高质量发展[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1-13.
- [35]王天友.以高质量科技成果转化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J].红旗文稿,2023(23):17-20.
- [36]庞瑞芝.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产业形态及培育[J].人民论坛,2023(21):18-21.
- [37]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2-04-11(001).
- [38]肖亮,王家玮.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双循环的理论逻辑与内在机理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22(1):5-18.
- [39]许召元,许振凌,刘凡,等.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主要方向与重点任务[J].改革,2023(8):1-13.
- [40]高煜.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新趋向与新路径[J].人民论坛,2023(15):80-83.
- [41]秦佳良,张玉臣,贺明华.促进产业价值链迈向中高端:演化路径和政策思考[J].企业经济,2018(8):46-53.
- [42]刘畅,王蒲生.“十四五”时期新兴产业发展:问题、趋势及政策建议[J].经济纵横,2020(7):77-83.
- [43]胡拥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势条件、实践探索与政策取向[J].改革,2023(9):1-10.

Further Discussion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Misunderstandings, Formation Condi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ZHOU Wen XU Ling-yun

Abstract: Since the proposa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lated research has become a hot topic of academic attention. However, the current understanding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not sufficient, and there are misunderstandings in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or example, excluding traditional industries from the industrial found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eny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form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onfus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progress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above misunderstandings, 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 condi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four aspects: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technical support, market conditions, and industrial foundation.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hould start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improve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and strengthen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ccelerate the realization of high-level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and stimulate the formation of innovative driving forces fo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uilding a mature domestic unified large market and consolidating the market foundation for form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uilding a sound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solidifying the industrial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责任编辑:罗重谱)